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11月25日 星期二

1

十几岁的时候，赶上了一股子科幻热。《奥秘》《飞碟探索》《科幻世界》之类的杂志满大街都是，特别受男生的追捧。早上拿上一本到学校，下午就被翻得少皮没毛，期间经历的不堪回首的虐待，完全可以写成1500字的记叙文。倘若上课时偷读被老师没收，女生还会报以鄙视的目光。可想而知，她们怀疑你手上的是个什么不正经的玩意儿。

现在想来，这些读物里也有不少“怪力乱神”的东西，只是在我们那代孩子最渴望了解宇宙和未知世界的时候，它们给了一些科普的养分。这些养分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也开始尝试写点科幻小说。文笔稚嫩，写得不伦不类，不过为了写作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倒是让自己充实了不少。

很快，像样的科普图书便不断涌现出来，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，是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。我是从我哥手上拿到这本书的，那时候我由于数学和物理成绩一塌糊涂，慌不择路逃去学文科，他脑子好使，后来读了研究生，学火箭测控什么的。说实话，科普确实没有科幻好读，可是生吞活剥完这本书，我对许多科幻小说也失去了兴趣，尤其是理论基础特别差的，常常读到一半就丢掉了。

倒是对霍金很感兴趣。

偶然看到了环球影业出品的《万物理论》，才知道这个半生与轮椅为伴的男人，竟然也有过动人的爱情。这部影片叙事克制隐忍，却张力十足，看完以后忍不住搜索了一下，原来也是有文字蓝本的。故事框架来自简·王尔德的回忆录《飞向无限：和霍金在一起的日子》。简是霍金的第一任妻子，大学校友，1965年与霍金结婚，照顾他25年，生育了3个子女。作为剑桥的高材生，本应有自己的事业，她却将生命中最好的年华耗费在琐碎的家庭事务上，令读者叹惜。霍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离不开她的默默付出。1990年霍金与她离婚，也遭受了很多诟病。

这本书只出过一个中文版，亚马逊上评价一般，就没有买，下载了电子版读，文字还不错。如果她没有嫁给霍金，或许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。

一度认为科幻类的作品，电影远远比文字呈现得好。在爱情这个关键词下，即

便是动画片，也有《机器人瓦力》这样的翘楚，把冷冰冰的AI变得鲜活生动。直到读了奥黛丽·尼芬格的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，才豁然明白科幻小说的目的不在于展现科学幻想，而在于揭示人的精神世界。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人终究要面对自己的内心。生活的便捷并不能解答生存的意义，形而上的东西才是更持久、更耐人咀嚼的。

回想起来，当年的三本杂志里，办得最好的是《科幻世界》。后来才知道，阿来在那里当社长，《尘埃落定》获茅盾文学奖，也是那时候的事儿。这两年，由于刘慈欣和郝景芳连续获得“雨果奖”，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誉，科幻小说似乎又有了回暖的气象。对科学的探索和对内心的探索，是人类进步的两个方向，希望中国的科幻作家，能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精彩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2

中国和西方的神话传说中，都有不少人神相恋的故事。

据说，在天河东岸定居的织女是个工作狂，把织布工作当成毕生的事业，每天忙得脸都来不及洗，更别提化妆了。她爸看她灰头土脸的样子十分可怜，就在河西给她找了个婆家。男人也是个敬业奉献的好小伙，职业放牛娃。事情虽然办得草率，但毕竟合乎人之常情。他爸原以为二人会感激涕零，加倍努力工作。谁知婚姻解锁了美好新世界的大门，织女从此再也不提织布的事儿了，把她爸气得要死，责令她立刻回到工作岗位，每年只能和老公在鹊桥上相聚一次。这里面最无辜的是喜鹊，“中了躺枪”，临时被拉来搭桥，脑瓜上的毛都被踩秃了。

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殷芸的《小说》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“小说”为名的书，成书在南朝梁武帝年间。清人姚振宗称《小说》“殆是梁武帝作《通史》时，凡不经之说，为通史所不取者，皆令殷芸别集为《小说》。是《小说》因《通史》而作，犹《通史》之外乘。”这个观点与今天很多小说家的看法类似，把小说当作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式，或者是历史的补白来看待。

很容易看出来，这个故事里的天帝很有封建大家长的范儿，牛郎虽然从事体力劳动，但也不像是凡间的



月光城 散文

书隙碎语

维摩

男子。显然，这种神仙的私生活故事并不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，于是后世大胆修改，牛郎终于成为凡间的劳动人民了，他与织女之间的感情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，王母娘娘这种反面角色也粉墨登场，基本奠定了跨界爱情的悲剧传统。这些元素的介入使故事更加精彩，流传度更高，只是其中牛郎乘人之危偷衣服的情节，多少有点小流氓做派，影响了这个故事的品位。

相比之下，希腊众神就要奔放得多。宙斯变成公牛拐走欧罗巴，变成天鹅追求丽达时，从不顾忌众神之王的身份。金发美女阿芙洛蒂忒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埃涅阿斯就是她和凡人所生。很多看过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的读者反驳我，认为剧里的东方故事更好看。遗憾的是，这是现代改编版，明代小说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是个悲剧。从头到尾，追求爱情只是白娘子一厢情愿的事儿。倒是《柳毅传书》和《张生煮海》另类得多，柳毅身上的侠气和张生的胆色都令人钦佩，两人抱得龙女归，为中国版的人神之恋增加了一抹亮色。

最近看到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，是今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《水形物语》。临近结尾，那条人鱼死而复生，大反派终于相信他就是亚马逊雨林之神。影片如果到这里结束，故事已经足够圆满。导演又花了几分钟，把女主的鳃激活，让两人快乐地游向大海，反而显得蹩脚了。跟一位朋友聊起来，她也这样认为：本来挺好的人神之恋，变成了两条鱼在人间互相寻找。

影片充满隐喻，细节动人，女主有两次撕下台历的镜头，每一张上都印有一条格言，上网查了一下，其中一条是：

时间不过是一条流经你我过往的河流。

3

萧统的胞弟萧纲，也是文学爱好者，年轻时喜欢艳诗，当过文坛扛把子，写过《美女篇》。与曹植的同名诗作相比，这个作品比较空洞，但也词采华丽，缤纷可人。古人尚含蓄婉曲，这种大胆直露的表达方式并不讨人喜欢，所以岁数大了以后，他就有点后悔，但是整个文坛的风气已经不好扭转，这样下去身后多半落不下好名声。于是他授意文坛二当家徐陵搜集古今情诗，汇编成册，以显示自己倡导的诗风是有文化传统的。

一搜不打紧，竟然有690多首佳作入选，分为十卷，书名定为《玉台新咏》，也作《玉台集》。可惜岁月无常，这时候

萧家的天下已经换了陈姓。简文帝在位满打满算不过2年，屁股还没把凳子暖热，人就变成了尸体。徐陵此前受命出使东魏，直到梁陈之交才得以回国。好在他写文章很有两把刷子，新朝廷也离不开他，反而官越做越大，成了文坛新一代的扛把子。

只是这些动荡经历，和时间衔接上的错位，不能不使人怀疑《玉台新咏》是否真的出自他手，甚至连成书时间都众说纷纭。这是学术界的事，话题远了，单说这本书，命运还是很波折的。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都没提到它，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选题不受人待见。后代结合南朝之败，对于这种诗风的批评，倒是屡见于典籍。国家不幸，却让文章背锅，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廖老曾言：“岂有文章倾社稷，从来倭幸覆乾坤”，此言得之。

袁枚认为，此书“实国风之正宗”，说到了点子上。年少时读到“上山采靡芜，下山逢故夫”，恍惚以为出自《诗经》，后来才知道出自这里。高中课本里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也是从这本集子里选出来的。我们今天能读到“愿为双黄鹄，比翼戏清池”“愿为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”，能读到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。上言长相思，下言久离别”，能读到“君去日已远，郁结令人老。人生一世间，忽若暮春草”……都有赖于这本集子传世。

这本集子里收录了石崇的《明君辞》。石崇这家伙人品不好，和王恺斗富，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反面典型；心理也不大正常，在他家轰趴时，常常派美女劝酒，客人不喝，就杀掉美女，场面极其血腥。据说这家伙早年当地方官时，还抢劫过富商，名声很臭。只有一点好处，就是爱文学。

石崇在洛阳建了个金谷园，经常在园子里组织笔会、诗歌朗诵、作品研讨什么的，一时间首都最好的作家都云集于此，号称“金谷二十四友”。这其中就有“洛阳纸贵”的左思，书法文章双绝的陆机，帅哥作家潘岳等等。笔会上写出的好作品，谱了曲，改成歌舞，让宠姬绿珠表演。

绿珠是越女，善吹笛歌舞，尤其喜欢唱石崇的《明君辞》。每次她一出现，就让在场的才子们失魂落魄。石崇失势后，政敌孙秀向他强索绿珠，不成，遂诬之。石崇被捕时，绿珠跳楼自杀。这样一个人渣，竟能得烈女殉情，令人唏嘘。后人感叹的，多半不是石崇的豪奢，而是绿珠痴情。

杜牧诗云：“日暮东风怨啼鸟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”凄绝。